



金末元初北方曹洞宗匠

萬松行秀

黃春和

萬松行秀（1166—1246），法名行秀，自號萬松，世稱萬松老人。祖籍河內解（今河南沁陽縣），後徙居河北永年。金末元初之際，社會動蕩，民不聊生，他出家淨土寺，得法雪岩滿；高樹法幢，廣播法雨；信衆如雲；朝野傾慕。是當時北方佛教的泰斗，同時也是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宗教政治人物。

一、出家淨土寺

行秀，俗姓蔡。其父蔡真「多藝能，好佛法」^①，因潦倒無濟，攜家眷四處漂泊。金皇統初（1141—1149），「盤桓洺水」^②，因喜好永年風物，遂定居下來。行秀自幼受家庭薰陶，信仰佛教，「超然有出世志」^③。十五歲時，他懇求出家爲僧，父母見其志不可奪，遂帶他到邢州淨土寺，禮贊公（贊允）爲師。當時金朝對出家僧侶要求甚嚴，禁止私度，凡出家者需由國家定額「試經度僧」，考試不合格將勒令還俗。這一制度表面視之似爲限制佛教發展，其實對提高僧侶素質，純潔僧侶隊伍大有幫助。行秀出家也不例外。他入淨土寺後，從贊公系統學習了「五大部」經典。不久，在有司舉行的統一考試中，他匠心獨具，「獨獻律賦」^④而歸。他的答卷令考官孫椿年大爲嘆服。考官想推舉他做官，并答應將其女許配與他，行秀皆一一拒絕了。就這樣，

行秀由一首律賦順利地通過了僧籍考試，成了一名朝廷承認的合格僧人。

二、得法雪岩滿

萬松通過考試後，于第二年在淨土寺受了具足戒。受具後，他自感機緣成熟，應當出外參訪學習。當時北方以中都佛教尤盛，梵刹林立，高僧雲集，「禪伯甚多」^⑤，行秀早已心向往之。因此他選擇的參學地點首先便是中都。他「挑囊抵燕」^⑥後，先後參學于潭柘、慶壽、萬壽三個中都最著名的禪寺，還於萬壽寺叩謁了勝默老人。老人對行秀說：「學此道如鍛金，淬穢不盡，精真不顯，觀君眉宇間大有物在，此物非一番寒徹不能放下，事後自見，不在老僧多言也。」^⑦勝默老人的一番開示使他深受啓發。自此，「師益厲精猛至、寢食俱忘。」^⑧行秀繼續參訪，後行腳至磁州（今河北邯鄲磁縣）大明寺，謁雪岩滿公。雪岩滿是曹洞宗鹿門自覺一系的十三代法嗣，門庭高廣，作風獨特。行秀參滿公後，與之「言相契」^⑨。獲准留寺學法。居二年，禪業大進，「盡其底蘊」^⑩。滿公識爲「法器」，遂將本派衣偈付與行秀，「勉以流通大法」^⑪。行秀由是成爲本派法脈的第十四代宗主。

三、屢主名刹，兩朝傾慕

行秀從大明寺得法後，聲名大震，各地紛紛請他說法，作住持。邢州淨土寺「尊宿聞之欣然，與衆俱疏敦請」¹²。行秀念及在淨土寺出家，受戒之因緣，欣然應允了。他于淨土寺建「萬松軒」自修，由此而有「萬松」之號。金章宗時，行秀移錫中都，住持萬壽寺¹³。從此，他便長期居中都，弘演佛法。在中都，他還于承安二年(1197)應詔住持仰山棲隱寺¹⁴；之後又住持報恩寺¹⁵。晚年，他退居報恩寺之從容庵，著書立說。最後示寂于燕。萬壽、報恩、棲隱這三個寺廟是行秀在中都弘法的根本道場，由於他的住持，這三個寺廟，尤其城內的萬壽、報恩兩寺佛事興隆，香火旺盛，成爲名刹。因此之故，行秀所弘的曹洞宗也迅速在中都傳播開來，宗風大振，成爲與以慶壽寺爲傳播中心的臨濟宗并駕齊驅的禪宗名派。

行秀居燕幾十年，精進不懈，舉揚宗風：「門庭高廣、四方尊之」¹⁶；「兩河三晉之人皆欣師名」¹⁷。他門下弟子衆多，得法弟子一百二十人，「束髮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」¹⁸，其中，以雪庭福裕，華嚴至溫，林泉從倫，湛然居士四人最爲著名，可謂行秀門下「四傑」。這四大弟子只有福裕一人繼承了行秀的法嗣。這四人對金末元初宗教和政治皆有極重要的影響。福裕曾受忽必烈禮遇，總領天下釋教¹⁹；華嚴至溫由其「少時相好」劉秉忠推薦，被忽必烈召至和林居三年，對朝廷「多有贊益」²⁰，林泉從倫對禪宗研究頗深，著有《空谷集》、《虛堂集》等多種禪宗著作²¹；湛然居士即耶律楚材，他「受顯訣於萬松」²²後，由出世而入世，積極獻身於維護先進的中原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財產，是元初功勳卓著的大政治家。

行秀崇高的道行不僅爲廣大北方緇素推崇，而且還爲金朝和

蒙古兩朝統治階級普遍崇重。金明昌四年(1193)金章宗敬仰他的道行，詔他「于內殿說法，章宗躬身迎禮」，奉以錦綺大僧祇衣，皇官貴戚后妃紛紛禮拜，各施珍財²³。泰和六年(1207)，章宗在西山秋獵時，收到行秀獻詩，甚爲高興，第二天便「臨幸方丈」拜訪他，並取其法名「行秀」改西山「將軍塢」爲「獨秀峰」²⁴。蒙古滅金後，行秀又繼續得到蒙古汗廷的禮遇。史載，蒙古大軍圍攻中都時，守城的金軍紛紛逃竄，城中百姓也去之大半。而對這一勢態，衆弟子紛紛勸行秀南下。行秀拒之曰：「北方人猶不知佛法乎？」²⁵後衆竟遁去，而他仍留中都。城破後，蒙軍「持刀及門」，他毫不畏懼，率大衆誦經如故。行秀這種爲法忘軀的精神深爲蒙軍將士折服。蒙軍中有位「善知識」，欽佩其行，下令將士「持杖衛護」并「扶師登輿，得還祖刹」²⁶。行秀一舉而聞名蒙古朝野。一二三〇年，窩闊台大汗賜佛牙一枚給他，稱他「萬松老人」²⁷。一二三六年，朝廷差禮忽篤侍讀「選試僧經道」，令行秀主領其事²⁸。據元僧邵元所撰《山東靈岩寺息庵禪師道行碑》載，行秀還被蒙古汗廷尊奉爲國師。行秀經歷金蒙兩個北方政權，而皆能取得信任和禮遇，由此足見其道行之高，智慧之大。

四、博通諸宗，著述豐富

行秀一生不僅專心於弘法利生之大業和嚴格的宗教修持，而且在佛敎理論上也有極高的造詣。他的禪法，博採衆長，圓融深邃。所謂「決擇玄微，全曹洞之血脉；判斷語緣，具雲門之善巧；拈提公案，備臨濟之機鋒。湧仰法眼之爐構，兼而有之」²⁹。參禪同時，他還廣泛涉獵華嚴諸宗的思想。「三閱藏教，恒業華嚴。」³⁰他的研究所得匯集成書，凡有十餘種之多：有《祖

燈錄》、《從容庵錄》、《請益錄》、《釋氏新聞》、《辨宗說》、《心經風鳴》、《鳴道集》、《禪悅法喜集》，另外還有他住持淨土、洪濟（報恩）、仰山、萬壽等寺語錄多種³¹，其中以《從容庵錄》最為著名。

《從容庵錄》是行秀評唱天童正覺《頌古百則》的禪學著作。書名以齋室命名，從容庵是行秀晚年居所，在中都報恩寺內。它的每則公案皆由五部分組成：第一部分為示衆，是為公案所作的引子，類似提示，編者按語；第一部是從正覺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公案；第三部分是對公案的評唱，第四部分是從正覺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頌古；第五部分是對頌古的評唱。從公案的組織看，此書之重點在解釋和擅發正覺《頌古百則》之精微，書中作者還征引了大量的佛教典故，因此，它對學人參究祖師心印，如來涅槃妙心無疑是導世良津。行秀弟子耶律楚材對此書評價甚高。贊之曰：「其片言字，咸有指歸，結款出人參究祖師心印，是為萬世之楷模，非師範人天，權衡造化者，孰能于此哉！」³²此書之禪學地位與價值由此可見。

五、耶律楚材從他學禪

行秀不僅佛學根底深厚，對世間學問也有廣博的知識。他「于孔老莊百家之學無不會通」³³，但尤精于儒學，史稱他，「儒釋兼備」³⁴，儒學占了他思想的很大份量。行秀這些廣博的學識為他弘揚佛法，濟度衆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。正依于此，他使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耶律楚材由儒歸佛，醉心佛道，虔心習禪，終成大器。

耶律楚材(1190—1244)，契丹族人。為遼開國皇帝阿保機的九世孫。金朝末年，入仕中都，為官不久，中都城被蒙古軍攻

陷，金朝覆亡，楚材深受打擊，理想化為泡影。他抱以歸隱之心投諸佛門。當他拜謁聖安寺舊交澄公和尚時，澄公自知年事已高，又不諳儒學，恐難勝任，就將他推薦給「儒釋兼通」的「萬松老人」。行秀欣然接收了他，為之取法名曰「湛然」。世稱「湛然居士」³⁵。

行秀對楚材因機施教，循循善誘。楚材在行秀門下精進不懈，「杜絕人跡，屏斥家務，雖祁寒大暑，無日不參」。³⁶經三年潛心習禪，楚材「大會其心」，「盡道其道」³⁷。他不僅領悟了「其法忘生死，外身世、毀譽不能動，哀樂不能入」³⁸的佛教真諦，同時還深得行秀禪法「機鐸罔測，變化無窮，巍巍然若萬仞峰莫可攀仰，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³⁹的要旨。通過學佛，他的思想境界也大大提高，他認識到從前所學「皆塊礫耳」⁴⁰，「吾門顯訣，何愧于《大學》之篇哉！」⁴¹這些參學所得開啟了楚材新的人生履程。從行秀習禪三年後，他即由出世而入世，「扈從西征」，參與蒙古汗廷政治；不辭艱辛，不計個人生死榮辱，積極獻身于維護中原先進文化和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，為元朝完成統一大業作出了巨大貢獻。對於一個曾經對事業、前途心灰意冷的人來說，陡然有如此挺然丈夫之志，而且終成輝煌大業，當時的人們也甚為不解。耶律楚材曾感慨地答道：「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！」⁴²的確，這是博大精深的佛教的作用，這是佛教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」的崇高理想的作用。行秀是指點楚材接受佛教、領悟佛教的導師，其功績千古不沒！這可謂是佛教徒對社會、對政治的一大貢獻。

公元1218年，耶律楚材被成吉思汗召用。從此他便進入蒙古政治生活之中。雖然政務繁忙，但他與其師行秀一直保持密切交往。楚材身處大漠十二載，與行秀仍書信不斷。1224年，行秀將

《從容庵錄》寄到西域，他拜讀後，不禁撫卷嘆曰：「萬松來西域矣！」¹³歸燕後，與行秀往來更爲頻繁。他將珍藏于承華殿的金代名琴「春雷」及名曲《種玉翁悲風》贈與行秀；并以此爲題賦詩多首相贈¹⁴。楚材因與行秀之特殊關係，對當時中原佛教也極力保護，貢獻非小，功德無量！

六、塔葬燕冀

諸行無常，萬物有滅。1246年行秀終於結束了他短暫的人生，進入了永恒的寂滅，終年八十一歲。北方佛子頓失依怙，無悲痛，爲了表示對這位佛教宗師的懷念，紛紛起塔供奉。據史料記載，有兩處供奉行秀身骨的塔已經確定：一處在北京，位於西城區西四南丁字街西，世稱「萬松老人塔」，一處在河北邢台市，位於市西南隅古塔群中。遺憾的是邢台的萬松老人塔已於文革中隨塔群毀滅不復存在了。今天留下的唯有北京西四的萬松老人塔。

西四萬松老人塔爲八角九層密檐式磚塔，高約15.9米，密檐下不設斗拱，爲疊澀封護檐，頂部是尖形筒瓦頂，最上有寶頂式塔刹。塔的結構基本保持了金元時密檐式塔的風格。此塔目前在一個東西長14米，南北寬7米的小院中，塔周圍被民房和商店緊緊包圍，旅游參觀極不方便。

這座磚塔保留至今經歷了一段極不尋常的風霜歷史。原來，行秀初葬於此時，並不爲世人共知，湮沒許久。直到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7)，有位叫樂庵的僧人經過此地，發現門額上有「萬松老人塔」六字，便拜倒大哭。隨即，他在京城募捐，將塔從店主那裏贖回重新修理，并終生守護於此^⑮。此塔原爲八角七級密檐式磚塔。清乾隆十八年再次修繕，將塔增至九層^⑯，塔上至今嵌

附：《萬松舍利塔塔銘》節略

屏山李全撰文

有「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谷旦康親王永恩奉敕重修」銘文。中華民國十六年(1927)，葉恭綽等人又發起重修，新闢塔門，并書石門額「元萬松老人塔」⁴⁷。1950年葉恭綽等再次籲請政府修塔，修完後交給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管理。1986年西城區政府撥款維修磚塔。此塔現定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，由西城區文物保管所負責管理。

（完）

負責管理。
（完）

登輿，得還祖刹。燕有豪族挾勢，異端并起，師數面折之，揚墨氣奪，然終爲不喜者所擠，至於坐獄，色笑如故，與衆講《金剛經》凡七日。俄風沙蔽天，大本斯拔主者察獄得雪，避仇海上，元可，復主萬壽。庚寅，御賜佛牙一，仍敕萬松老焚香祝壽，重役，天下賴之。束髮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。編《祖燈錄》六十二卷，又淨土、仰山、洪濟、萬壽、從容、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，《釋氏新聞》、《藥師金輪》、《觀音道場》三本、《鳴道集辯說》、《心經風鳴》、《禪悅法喜集》并行於世。丙午四月五日，示疾。七日，書偈曰：「八十一年更無一語，珍重諸人，不須我舉。」侍者驚報，大衆足甫及門而寂。

亦影響對其生平之全面考察。因爲他實際出生與童年生活之地與他出家邢淨土寺有極重要關涉：假如他出生并生活在河內解，那至邢出家就不甚可能。諸如此類問題，從《節略》中皆能得到明瞭。爲方便同好，特勉爲標點，附於文後，俾仁智共見，亦望補拙文之不足，是爲記。

役，天下賴之。束髮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。編《祖燈錄》六十二卷，又淨土、仰山、洪濟、萬壽、從容、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，《釋氏新聞》、《藥師金輪》、《觀音道場》三本、《鳴道集辯說》、《心經風鳴》、《禪悅法喜集》并行於世。丙午四月五日，示疾。七日，書偈曰：「八十一年更無一語，珍重諸人，不須我舉。」侍者驚報，大眾足甫及門而寂。

注釋

- 松老人塔塔銘》節略）。

③ ⑦ ⑧ ⑩ ⑪ ⑯ ⑰ ⑳ 明代明河《補續高僧傳》卷十八。

⑤ ⑨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民國時編纂《邢台縣誌》卷七（《萬國

和尙頌古從容庵錄序》。

⑯ 萬壽寺，清改永光寺，已毀。舊有永光寺街，原址在今宣武區琉璃廠西。

⑭ ⑯ ⑰ ⑱ ⑲ ⑳ 明覺岸《釋氏稽古略》卷四。

⑮ 報恩寺，位於萬壽寺西，也在琉璃廠附近。《析津志輯佚·寺觀》載曰：「在南城嘉會坊萬壽寺西」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元念常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二十二。

⑯ 元程鉅夫《雪樓集》卷八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湛然居士文集》序一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十三《贈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》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《五燈嚴統》卷十四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三《贈萬松老人琴譜詩一首》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《帝京景物略》卷四。

⑯ ⑰ ⑱ ⑲ ⑳ 《日下舊聞考》卷五十。

④ ⑦ ⑧ ⑩ ⑪ ⑯ ⑰ ⑱ ⑲ ⑳ 《舊都文物略》P152